



新編覆醬續集

十五卷

和G  
889  
12







新編覆醬續集卷之十五

書

答楚靜軒

門人 石克子復編纂

日前手誨并良劑兩裏驅仔貺之每每刀圭之惠匪  
毫端之匹能謝矣今日嘉辰至珍至珍足下道遙別  
業有踏青之楔浮白之遊耶非耶予獨觀奠貧他弄  
花閑園準備三三之流觴髮像六六之節物而已鳩  
術有暇來助談柄

全



漢孔融年十三多聰  
慧陳煒曰小而了  
大未必奇  
吳孫權謂呂蒙宜  
學可以自強益後  
備過蒙大驚曰卿非  
別下何家子弟  
三日即當刮目相  
待  
陸松敷述賦時飄忽  
其不百光賦賦其將  
及遂去懷曰賦日  
腕脫而將暮  
落日  
浴泉

示孫十郎和章弁叙可謂不虞之况也歷電矚了  
乃與之即即卷而又舒舒而又卷鰲拈鵲躍無可云  
喻阿爺亦來此晉偕無勝忻悰之至其亦懌者豈翅  
阿爺之與國也哉老樗復俗於波及蓋不匙熟視叙  
文則筆端豪宕多少自在疇可得而議邪且又以書  
內一言警即曰爾它日寅勿忘足下之言併陳氏所  
云小而聰了大未必奇之語只懼非吳下之蒙耶敏  
捷贛患預不可知也篇端何不押花字以為彼之家  
珍矣昨日與醉翁及仙桂等會於茲焉殆有詩酒之  
興至晚晚都筑氏父子亦來亦恨者少足下一人耳

也終日在賓筵咳風又發未出一室強而搦管聊此  
展謝

杏林春齋

古曰東札一書千里眉自信矣此言曩時損辱彩雲  
之况叮嚀款密踰於常戀眷顧之情藹然盈帟匪友  
愛亦厚其孰能與於此一日三復猶未能已傾倒違  
闊之素消磨襞積之懷恍如見面感慙之私第有鏤  
在蓬心矣已緬惟文候清嘉無任拈髯不佞亦蒙庇  
粗遣毋勞懸念欣審足下非有公事朔望之外不朝  
官府非有招邀不遊於權門不入於勢家恒以學術



漢和去傳任成竹休  
如云年子若云年墨  
守左氏膏盲谷梁  
廢疾印云乃發墨  
守針膏盲起廢疾  
休見而數曰康成  
我室操書云乃伐  
我年

為業以閑素為樂不為流俗所移也塵外風趣可謂  
清世之真儒矣也又聆數年之間講詩書春秋了發  
揚聖典之蘊奧想夫詩師晦翁以繼匡君書循蔡沈  
以起伏生春秋亦有左氏膏盲穀梁廢疾用胡傳為  
墨守不敢不折衷矣授教之功豈不偉哉傳斯道者  
斯文也足下年少才俊奮然倡明道學數暢孔孟之  
正緒益擴伊洛之淵源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行  
立身揚名之孝道學大闡而經生學士如無遺憾匪  
但一家之盛事可為百世之程準夫如之何令肖春  
信學植幼敏蚤聆有過庭之訓不寐而喜是予嚮非

欲阿諛於尊翁聞達於足下之謂也只好善故云爾  
耳神炤于天何可誣耶朽人久拮据山林無心人世  
雖然偶聞知舊有一善一譽則若出諸已甚至鳧藻  
而况於親舊之子弟不亦說乎足下不教其子不責  
其善君子之道也天性之情其愛可知所導乃父所  
教乃祖乃父儒林之雋望乃祖天下之奇才也師範  
也嗚呼父哉師哉甄宇三世之傳業於是乎可觀也  
林家世不乏季子矣父子兄弟富於才藝睦於孝悌  
家之肥也誰可敢不忻羨哉不佞單獨一身老而無  
子不孝之罪可得而道耶恐擠於溝壑矣謝絕世故



幽潛於茲已還春日采薇於後山感孤竹之潔夏陰  
得魚於前村仰嚴灘之高秋晴拾芝於深谷肆商皓  
之志冬煖收芋於閑園餽錦里之風此皆四時足  
供給者也滿谿之櫻花一池之芙蓉三徑之籬菊數  
株之寒梅此皆四時足清賞者也詩書足以樂道  
情雲月足以憫隱淪遊鹿足以爲友朋鳴禽足以爲  
鼓吹林竹足以蠲俗意山茗足以醒懶睡雲松烟葛  
足以遺忘塵世岩瀑澗泉足以盪滌昏蒙此皆四時  
足快樂者也吾山之風物何不足之有朝饔夕餐  
夏葛冬裘人之恒也予裁圖其恒一介不以取與諸

韓愈寄盧仝詩水  
北山人詩在卷五年去  
作幕下士 留石世

人矣不出戶庭守株衡茅吟弄景象實送造化桑榆  
之影既薄西山雅以多病故入山不深避地不遠爲  
憫焉耳有何所求獲涉鴨川入京城乾沒於囂崖利  
藪彷彿水北山人也哉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忠心藏之何日忘之相患之情不外于此楮國地  
盡不克一一申謝伏冀典貸辰下炎暑不常若時珍  
畜不莊

與致窩

所句大字附與小份呈似左右余素聆其人好學慕  
道不爲流俗所移而以深感之絲茲摻觚塞其責矣

新編東坡詩集 卷十五



耳累年其死求者積逋如山以老病故殊甚數厭也  
自今之後矢而禁書扁榜吾丈宅自勿為人乞文字  
羅觀布面盤中中不又

谷木下順菴

薄疏一道感佩曷戡吾丈近况嘉榮予亦亡恙第不  
耐山寒之冒病軀矣耳示中秋新咏清風穆如差  
足鼓吹蓬心也詎庸為添足哉吾丈以予當曾氏之  
羊棗耶抑又為白家之老嫗耶非耶不肖端正之夕  
為杏仙死招弄月一原之岩巒有卑興在侍史不在  
家故今不克騰遺矣三脚猫故典領可荷甚併布面

謝手戰不為字亮恕為幸

荅堃靜軒

揜既望之書弁白芝一筐遠志之惠豈以小中之比  
為哉湯谷之產不減華山可謂菜品之奇珍也桂子  
之露松花之汁和於土氣而使然耶大美豐腴十倍  
居常匪翅補肺腑暫足慰心目素余死欲者而猩膺  
駝背春韭晚菘媿之蔑如陳謝曷戡欣審戶常閑翁  
臻於溫泉浴湯無崇動履七茵羗增於往甚做愉快  
讀書再三無勝鳧藻之至足下亦近狀裕勝不肖復  
白雲亡恙第榮回可計日而候來教曰備忘竹窗旅



况之暇可有考寫。賸加余姓字，猶添蛇足。雖然察足下有昌歎之嗜，聊復爾耳。餘告前書，敢不嚶嚶。維時把菊園裏，歛生南山之望，咏楓溪邊，須繼吳江之句。信筆塗抹，字字行行，如蚯蚓而已。

答武杏仙

一昨指書并狼之皮肉，皮將作履，褥以辟寒邪，肉乃與家僕而治肺胃。彼此多謝，前回亦告拙字，慘舂汗帝驅力呈焉。老孺羸茶甚勸，筆研吾丈自今之後，休為人句文字，依腕將脫，方今少陵一句絕筆矣。耳它日思之思之。

東田淵恕軒

諱三，迪恕軒，其別稱也。野靜軒，門人也。

曩時見訪，殆塵閣素，亦投湯散，兩可昉服。一七輒獲速効，至今未發。繇茲五更，躲起臥之苦，數夜得枕席之安愉快，之至靡以可言。不佞患河魚腹，不為不久朝瀉夕，祕衰朽之痼，假如雖有山鞠窮，已耶而况一七而治，豈匪奇方妙手矣乎。吾丈平昔勇於學，工於醫，勉修業，故譽人之不訾能人之不，不能可謂國手也。息藻之餘，聊陳一謝，以評平穩句，幸貺前方之良劑，匆匆不莊。



杏林春德

舊臘十二日，之郇翰及僧都詩僧都說各至於穀旦自泰安所傳達於茲冬往春回未寄慶書賀獻歲文候嘉滄震艮百福鄭重鄭重惠大文長說佳篇麗什一時競來如文星入懷而肺腑炯然一誦而終日卷卷多多不知所以為報若然者似欲用三子之高明宏博試一介之狷狹迂滯不敢當不敢當唯如佻致負山又如騁二三之韓盧逐蹇兔豈能可堪也哉平日諸生亦寄新詩舊文堆案盈几殆闕禮節百不酬一是亦病懷亦致而無加罪者方今折楊皇夸千

里之贈曷可以常調比之邪荷甚荷甚僧都之作前有玄賓後有疎石皆雖以倭歌鳴世未聆入騷翁墨客之吟占也至如盛藻并尊父兄之數篇非倭歌之所能髣也擴之詞林鼓吹人耳傳播后裔則豈匪千歲之美談哉喜審萱堂宿嬰重恙自春迄秋不瘳久之足下忤慨惻怛衣不褻帶眼不交匡侍於湯藥夙夜不怠雖然入冬已還殆有奇方得神効也以祝以慶詩不曰乎南山之壽不騫不崩想夫得袁孝叔亦夢之靈丹而熙熙陶陶于壽山于福海于身宮于命座而桂子蘭孫歌於其堂賀於其室有無妄之喜者



可計日而矣。蓋聞孝子事親病則致其愛，憂慮不寧處也。今於足下觀之，溫清之勉，色養之孝，溢於辭表。天性之道，豈不然也哉！去年韓國朝貢，三使及學士等文才富艷，不減昔歲。兩回所來子靜權敬竹堂螺山之輩，云云筆踪道勁最妙。一時然至其詩律素好，白家之體儘近淺俗也。未視一首，有唐味者，不知如管見何。韓客稽留，官府尚矣。二雋趣入代舍而試良夷之風，概締文雅之會盟，可謂藝林之令聞。闔國之盛事也。問答之語投報之作，鏗金夏玉瑰奇萬狀，累日之間，積抵鉅卷，讀者疇敢可不欣賞哉！且翠屏

所撰五花堂記畧曰：五花開落被簸弄於羅山父子，長文短詠之中，則雖有如椽之筆，何必為刺語而尾之。又秋潭記中曰：羅山之文為日東第一，遠方之人推弊若是，雖不假顧於伯樂，豈匪潤色一家之美名矣。邪錄諸家乘可以為文獻之徵，吁吾老矣，聊告所思而已。舊令尹一昨十四日來此，告別談悰之次，以所諭紙上語一一說令尹，令尹笑而不答，如有喜色。令尹於吾眷顧之情始終不渝，雖骨肉之愛蔑有加焉。東行在近，不出三四日，化離之懷末如之何也已矣。余自藝飯洛二十餘年於茲，其間臻有過訪者，無



貴無賤無親無疎不無白飯青芻之與依之囊中畧盡纔可支二三年矣固有餘贏沒而可知踰七望八劉廩亦謂桑榆末景薄于崦嵫鳥能得彭聃之遐齡而久於世哉頑軀麤糲相脗合而欲終焉倘過於死期則可傲墨知墨允而采蠶於後山也何憂之有不佞蟬蛻榮辱而安貧素與圈鹿欄牛之者不為群者大有逕庭凡逃山林者無意富貴有意富貴者不逃山林是古今之定理也縱富如沉萬三何潤黜黷况於其它乎嗟嗟人無吾知知吾者夫惟青山白雲而已歟今茲山中苦寒不異漠北冰山雪霰霜霰墮指

裂膚凍合山川草木寒殺鳥獸魚鼈於此之時鄒衍何由吹暖律羲和安得鞭日車衰痾凜冽蠅縮蠖屈不克闖然於閨外楮拙炆邊炙台背煎湯藥弄養痾之術極讀書之樂而妄念雜好掃地盡矣頃年以來泊澹寧靜注意於四書要妙處諷誦涵養大段著功夫了性理之學頗多亦省營畢竟至所無一毫人欲之私的確洞然無以可疑稍覺消泐向來支離之病舊來雖知此意所以未徹底於發明之處今復爾耳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耶以這一件幸告乃翁君子愛其友樂其道足下愛吾不為不厚是故佳音



美耗不絕如此只恨未嘗盡傾蓋之歡也雲山雖遠  
靈犀一点神交千里不敢不感通又何有罍罍哉每  
想風彩嘆官居之不近悵會面之難得詞源淺狹弗  
克布露鄙衷於紙墨之間聊賡擗今二韻附呈簡尾  
以寄酬僧都之清吟必冀若時珍練自保不又

荅武杏仙

孟秋廿八日之手字并藻咏一篇數日之前徹於廢  
居愛玩無已珍荷焉戲詞翰穆如風韻差增於往矣  
歛對於雙鯉若面於千里筆端有口不異言談豈非  
盍簪之謂邪喜審客履嘉絕熱慰思渴之素旅况今

與乃翁偕處於同邸而不乏於炊桂也幹蠱之道惡  
得而忽諸耶詩不云乎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敬止而  
勗哉闕別滋久三過飛螢恍然如夢覺人生一世疾  
於跳丸急於石火蘿月之流於天荻花之散於水禹  
寸陶分豈可不之思也哉抖擻九塵激勵鴻術宜承  
素業以醫國家也狎昵於遊閑公子夸昆霄人而莫  
敢使媚謾於學植也潛夫所思斯已而已矣眉山曰  
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古人之要言也書之座右  
以不忘可也不佞桑榆且晚困憊羸蕭倍蓰於曩  
時焉入秋以來體魄不快飲食減常氣味如嚼蠟爾



也是輒谷寒瘴癘，使然也。烟霞之疾依舊未瘳矣。近聆乃翁動寢，清健善飯，如廉將軍，然豔羨不可以言矣。如僕老驥伏櫪，無千里之志，徒用左氏孟堅右軍少陵爲山房四友，予爲風月主人，日夜不相離焉。嘯傲於雲巢，偃蹇於詩窟，聊涉樂送日也。已而喻王代一覽遺，傭書繕寫，頗欲竟卷，况又勅于門生，加墨訓副，朱点乎校讎之勤，研磨之功，無以可謝匪吾丈其孰能與於此也。殆適私願，毋勝忻悰之至。儻臻果滿，則幸求的便，亟寄矣。勿容易附於供喬之輩也。自今之後，當刮目待矣。耳拙，蘇一首錄于別楮，以通幽

懷病吟，漫與不示於人，區區不多及萬冀保練不繁

東塾靜軒時在八瀨

日前臨况荷蒙嘉饗，醉飽德愛，情眷之素不爲不厚。雖然一力折脚，數日不起，以此之故，展謝之敬，敢後干茲也。烟霞之恙有還元乎，亦無有乎，飯期何日矣哉。幸枉文從也。林巒之空翠寒，露之霜紅，仰聆於猿猱，叫俯感於麀鹿，聲滿谿秋，興寫於幽抱，盛於奚囊。來而亟頌惠焉，可故月而遲菊花一箭，係小詩以寓諸山亭之雲窻而已。

全



圭復回教吟玩和章加梅借示圖書編四身荷萬荷  
萬喜審俗湯之暇攀躋睿峯臨眺山江二州之景象  
矣孫公所云天台山者山嶽之神秀也夫惟之謂耶  
經羊腸之路入無人之境一望千里遊目騁懷塊視  
三山杯觀五湖而小天下也耶彼最澄者印金之還  
齋台嶺之初祖也氣魄非凡類法蹟迄于今存也澄  
桃海李可併案矣不遑嘍囉小原之行亦可艷羨焉  
尤雖為僻處皇后之遺蹤而山村之名勝也不敢不  
一見矣自八瀨飯日者在白雲之山房云爾其風概  
勝幽殆可想見不佞不遊于鷹岑七八年於茲也其

間茂林脩竹倍於往時蒼鬱蔭翳如深山邃谷俞與  
由是山猿來兮偷棗栗野豬出兮食黍稷若是孰謂  
之山淺邪古有與鹿豕遊與猿鶴伍者舜之歷山易  
地則皆然足下至於晚歲足以為養老肥遁之幽處  
詎獲求戴符買山錢也哉睽與尊考昔依耐久結平  
生惟每款雲莊相伴於庭院夷由於園畝漱澗淙之  
潺湲藉豐草之蒙茸花於談叢實於理窟終日陶然  
忘飯也素足下所知者也松徑竹塢履鳥迹涉一一  
在目而知昨日也曾遊不護時時望白雲而思屋上  
鳥而已所吾老矣西崦不遠知吾者誰哉愛吾者疇



哉足下以爲之何對任哉答并尋前韻以和呈焉  
答整靜軒  
一昨三日冥惠卽歲并安息香一裹卽今達了於此  
式受式領斯荷斯謝喜審日者朝與本多豐牧會於  
東泰之紆園暮與青木遠牧宴於右近之私宅朝遊  
夕讌妍譚美話殆可想見翌日右近之男往謝於甲  
第渠與賢內有瓜葛故爾爲者也自今之後宜加愛  
憐昨日豐牧遣家監總左衛門告前會詳也豈可不  
艷羨也哉示百花園之號最可喜也然茅居十境  
中亦有百花塢而羅山舊題詠之吾子忘諸耶眼疾

少差未敢分明姑息讀書屏筆研敬萊玄之神額保  
護之術毋掛心曲可也七圭之暇幸見臨矣有樵吟  
數篇可換來蘇之時爲笑談之一助

答林春齋

前月月未憑野三竹借示星鳳樓帖副以琳琅之况  
恩陰弗輔喜荷交并書至亡何友元退叟相繼而東  
二子做裝慙慙以嚴程故不遑裁答也卒然聊展謝  
於倭字也已足下不做盧公之可就看只如慰祖之  
自取與假與於千里矣是以不投贊而借裏足而觀  
之猶象罔之得玄珠也其憚可知貸之遠邦不出數

李斯傳天下之士累足  
不入秦



日而還一癡不以急乎雖然意久替几案為童幼所  
点汚登時附諸退叟了徹文席不古曰莫惜借行千  
里他日還君一鴟夫惟之謂歟瞻星鳳樓為物也非  
容易可觸俗手者何者名帖之貴朝賜之重奇古  
之希隸楷之妙文房之珍玩儒林之字寶前秀為精  
華後昆為貽厥志可不恪之哉世軼千祀路踰萬里  
抵於日域入於官庫落於君手悅於吾目長齡  
之必得也抑亦匪騷雅之美談邪是又足下眷良之  
篤必致也帖中至如子玉鄧隲曹植諸葛書創見於  
此就中亮之真蹟雖纔耳十有四字隸體變化方圓

楊子用神傳千里  
志之者莫如書文  
心也書心也書  
形君子少人見矣

屈伸可謂通三才氣象該八陣之圖形也亮少有逸  
群之才英霸之器至秉國柄利物化民道不拾遺及  
謀軍務震蕩宇內囊括四海必謂天下之奇才也承  
祚辨武侯曰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  
理也信矣斯言蓋書心畫也豈不其然乎子車曰頌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不佞滅蹟於今世取友  
於古人尚論古人而於武侯得尚友也是知其人也  
豈非千歲之知己矣哉想夫友元退叟逐日臻於貴  
地兵旣旋之歡客况之詒如在耳自焉退叟雖老益  
壯齒臨大耋遽馳脩途夜寢夙興霜辛雪苦行履無



漢田蚡怒韓安國曰  
何為首鼠兩端

恙也耶丞羞臯蘇可以釋驛程之勞矣友元寓居維  
邑凡賸半載其間往往跋彼村路提携詩律來此遊  
於家山者有居諸然不佞心似頑石亦遇不厚亦  
無益以是為憾而已矣元生其為人溫柔好學欲  
孟其晉與今時夸毗子大有逕庭時足下之亦喻  
合于此不亦宜乎前是亦寄前後三謠文差增於往  
管窺亦及口白於退元二子不贅於書內矣淨寫一  
本者可縷指而埃今回永日州牧復朝參江都足  
下可與語也于曰要于益者于肩隨于父執若人而  
無意於林檎林家雍樹二雋也邪无持首鼠時時所談

不佞衰朽爛散遺忘之甚不異忘若比丘也清閑有  
餘才幹不足從讀書摹隸間作小詩不喜作文依之  
筆路荒蕪詞源壅滯鄙拙謬誤不可得而言統祈原  
登烏零懸戀之衷不能了了於毫素之間殘歲崢嶸  
瑞雪繽紛若時寶練珍燮不再

荅楚靜軒

日前木生獲手帖暨四詩來呈似於茲新雅之咏清  
風穆如沆足富貪眼慰思渴者耶近况暇足下亦為  
詞藻率且險怪不至乎穩用修曰佳士好奇也甚矣  
足下好奇不方弗於彼牛鬼蛇神矣哉庶幾乎其盛

新編續書續集

卷之五

七



唐之遺味漱浣花之餘流屠龍末技恐無所用其巧  
莊子朱泚學屠龍於支離意軍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答人見友元

前月廿五日中狀并疊和前韻以換於此書到解包  
如恍面芳顏謝悰為戲詩味平雅蔑復可加僕庸詎  
添足為哉喜審學植毫美極安遠想老樗久纏羸疹  
百事偕廢起卧惰寂若吳牛俞由是及手答口勅  
侍童聊報數字矣懶懶散散弗克展盡風素萬冀典  
貸不絮

答楚靜軒

昨日所惠手教村民持來達于此矣拙恙蔑異於曩  
時麥粥一盂菜茹數七足以養口腹也形容雖枯精  
神猶存怎得一朝而盡耶不食而飽無病而歿則何  
憂之有只恐不造死也勿為思可也

與武退翁

日前來話沈綜澗素村民所貽松葦三株以大美故  
幸獻左右旬加晚餐而戴目食棗棗不莊

與僧傳心

履端之慶无妄之喜可併祝矣鄭重鄭重不佞亦倍  
犬馬年而與瞿曇同甲子也是又世所罕者也豈匪



幸哉上元亭午火於省內紫掖黃闈金丸玉塔盡  
化灰燼以為焦土疇敢可不驚嘆也邪吁天耶運耶  
談何容易餘蘊可敬生演於口白也因不多又

與楚靜軒

曩亦借示籍書七冊盛一鵬還之林孟鳴檀子述註  
同考工記并杜樊川註解如右三書補其天闕擴其  
天發作漢唐諸儒覺其筆睡可謂奇籍也如經學理  
窟道德源流禮義階梯也志於道者不問此書余雖  
為老孱儘亦得者蓋够是又匪足下之餘裕哉別有  
一頁不可曰名文也詩也有如于篇駘讀三四行賞

飯滿盤屈瞰數篇百醜千拙捧腹絕倒不竟卷而熄  
矣試近取譬則無鹽阿承嫫母倭傀登徒子妻何衛  
尉女蒐羅天下之醜婦班列文場裴回詩垓爭其妍  
媿詫其聲色吐氣奮袂嘖嘖然傍若無人也締視其  
形象則或鹿頭猴面或鼠眉狗頰或坳眼昂鼻或鬻  
耳齧脣或偃肩歪口或垢爪駁脚或桑層結喉或偏  
僕疥痔若是之容惡貌奇奇怪怪上古既無世所未  
見前亦謂文也詩也脗合於茲疇敢可不憫笑焉哉  
論其詩律則無一句似毛西之媿辨其文義則無半  
行類姜任之德從刻心費工匠匪以無益受嗤於拙且



何邪聞於自見謂已為賢果如不辨菽麥嗟乎文章  
難為前秀其猶病諸况乎於後世輕才之徒鬼眼一  
覽幸可附丙王為白蝶毋敢示人余復為識者所踴  
耶萬冀原貸不又

新編覆督續集卷十五終

新編覆督續集卷之十六  
石克子復編纂  
與朝鮮國權學士菊軒筆語  
西裔東極海陸萬里舟車有時往還無恙使君到東  
武通信節竟盛禮夫惟闔國之大幸也大慶也珍重  
珍重  
學士菊軒敬  
風霜辛苦職分內事也故蒙垂慰感豁良多  
再啓



是行也雖欲隨三使君入貴邦見風俗國制不許自恣獨行故思而止此大明之與貴邦者接境到貴邦雜行僧徒則有獲遊衍乎西湖經行於南京耶吾文入大明觀鄒魯之儒風聖跡否其餘道遙何國留連何地可得而聞

再復

權敬

而今從使行又窮貴國之山川平生志願於是乎畢矣得與尊公又有今日之會則是又壯遊之一大幸也良荷良荷

啓

大拙

如書右端遠遊之願不去心矣它日若國制無妨依商船之便欲垂跡於三韓流芳於百世吾文有待耶

復

權敬

各夫異地往來無便尊公未知緣何得到我邦耶

啓

大拙

不佞豈欺哉何食言曩則老親在堂故不遠遊父母



終天年翅有負米之慕無捧檄之思繇茲數年已還  
辭官顛祿抱病致仕方今隱洛納以歌考槃亦以一  
生不觸女色無有妻子行李蕭然乾坤一浮客何地  
不遊哉貧恕至禱

復

杜陵詩云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此誠悲痛之辭  
也不佞堂有七十歲老親而為官事所迫奔走東南  
望西山之落日者于今幾歲月耶分身無術忠孝難  
全遊子之情誠可憾矣今聞盛教自以浮客許身孝  
子終身之慕溢於言表不佞之周遊萬里有倚門之

戰國策王孫賈之母謂賈曰世朝出而晚未吾則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吾則倚門而望

望者能不愧乎

啟

大拙

講武之暇雖咀嚼六經涉獵百家蕭散疎頑无一事  
之可稱于世者第每有興趣一咏一吟樂心於其中  
是故蕪音累氣頗有二百餘篇幸獲在案間之舊  
詩一卷來也句歷電瞞可發一粲

復

權敬

奉讀清編未卒業而便覺貴邦有大家手也竊見意  
圓而語新法古而格清何其用力於詩家者若此之  
工耶不可一遭電過以孤盛眷倘能留置以為客榻



一霄之珍翫耶大槩三百篇之後惟唐人得詩家之  
風韻而宋元以下雖謂之無詩可也貴作出古今  
真與大曆諸家互為頡頏則不佞今日之行不可謂  
無所得也亦不可謂無知音落莫而歸也未知尊公  
許可也否

啟

小詩之中至有可取者幸加郢正巧拙庸淺勿敢為  
皮裏陽秋

復

權敬

貴詩何待鄙言而後方可發輝耶况萬里行役意思

茅塞恐不敢當此盛意也

又請

東武有道春者亦嘗再見而有唱和之詩未知貴邦  
以此人為文苑之領袖耶願聞之

復

大拙

以喻道春者別號曰羅浮子素與吾善昔日親炙乎  
函丈之間者有年彼無書不見無事不知數百千言  
一過誦憶最為我國之儒宗也吾丈於東都有傾  
蓋之雅言詩之會耶依於仁游於藝東方君子之國  
地靈人傑豈虛談何容易呵呵又有教授正意



者儒而醫也博聞強記殊工文章是又當時之萊打也負笈遊於其門者不知幾許羅浮與正意友善正意對吾文有論文問事之文耶各有何論談哉

西文再啟

近代體制者凡本晚唐已後詩上自大漢下至盛唐古律古風好之讀之者蓋數故曉竒新深遠之幽趣者百無一二宜哉詩之不興蘇軾北虜使者以能詩謂之曰賦詩易事觀詩稍難詩之難見自古復爾耳方今吾丈觀詩何其精哉何其微哉詩感於物而形於言所感有邪正所形有是非邪正是非顯然乎詩

中如見肺肝則情性之美惡亦何以獲覆藏哉可懼可惡

復

權敬

正意雖不得見而以書問答真博雅之士也不佞願以尊公為貴邦詩家之正宗以正意為文苑之老將其餘亦有唱和之作而詩不如尊公文不如正意也然文或勤讀者能之詩非天生清格不能為也尊公可謂日東之李杜也古人以楊伯起為關西夫子不佞以尊公為日東李杜者非妄也實知言也歲丁丑之月正朝鮮學士菊軒權伏與石川大人

漢楊震字伯起



問答

答

以正意稱我文壇之將帥誰謂匪其任以不佞稱我詩林之宗匠誰謂當其選雖然道眼必照無處回避但以此丹印玉音冠小詩卷則寒灰腐草歛發光輝者耶是又楚波及晉之謂歟吁何幸侈旃感甚謝甚

啟

竊聞之惟知言者能言人之善不善不佞以淺見劣學得見清編亦已多矣况崑山之璞何待玉人之摩挲然後方見萬丈之光耶然盛眷至此亦不可孤也

惟願尊公先唱白雪則巴人豈無效之者耶

又請

敢問尊公原任何官而今居何地尊諱誰也軒號何也抑且貴邦之文人無敢出於公之右而獨屏居而不為施設於當時者何也願聞之不佞姓權名伏菊軒即號也

答

△姓源氏石川諱勘字丈山假官名曰左近衛謂別號曰大拙窩雖為



東照大神君累葉之舊臣昔不顧軍令獨挺營中  
入死地先登自後不飯幕下至今若是而已太  
夫何銜首級之功哉况又於文才乎

復

權敬

言愈多而意益苦意益苦而別亦難不如引刀而斷  
此情也情之至者無文雖欲更吟一詩那可得乎貴  
詩明日送人完璧如何人來時倘寄一詩是明日又  
相見也不佞亦當搆拙而呈之也渭城柳綠灞橋梅  
發人生到此別懷何可量也唯願珍重千萬千萬珍  
重

爰叩蓬廬謁朝鮮國菊軒學士權文丈筆語移  
晷怵躍之餘卑興一首拓呈吟梧前

六拙

日本朝鮮隔海瀛不圖相遇結文盟使星明日留茲  
地唱和皇華歌鹿鳴

丁丑孟陬十又八日

拜麗之幸識韓之願不佞實有之又擊瑤韻不  
覺頭風頓痊木瓜之報烏可已乎



惟真卸正一莞

菊軒

片帆千里涉蓬瀛，此日詞壇見主盟。莫道東來無好事，暫時消却不平鳴。

古人詩不厭改，今也臨楮走管，幸恕覽。

啓

大拙

今日之邂逅，洵千載之一遇。終身不可護，古人如情之至者。一日三秋，一月三歲，而况今又於阻海雲萬里，再會之難期哉。嗚呼！北江東各在天，一涯日夜相望而已。爰見吾丈之才華筆飛雲龍，文揭日月，千變

盜 篇

江文通別賦

萬化多少自在，如于將之神光，射斗牛孰敢不驚服哉。不佞拙篇還投，甚幸勿敢停几案，貸怒貸怒。

復

菊軒

固知終不得陪語，而日之夕矣，高駕將旋，依依然黯黯然，自不覺客依之惡也。孰謂片時之遇，膠漆已在其中耶！人生百歲之中，除疾病憂愁，而一月開口而笑者，未知幾何日。而離別又能催老於其間，則古人所謂黯黯消魂，唯別而已者，果不虛矣。貴詩當藏之客篋中，歸詔於吾邦，掛壁上，則思之掛窓間，則思之納袖中，則思清風之在袖中也，置枕上，則思芳香之



此詩兩章對秋月一字借筆呈

襲枕上也思之思之何日不思然則不佞其與尊公  
有夙世之緣耶言不盡意筆不盡書草草止此

啓

吾丈華星秋月之章者公卷而懷文星滿懷比之夜  
光玉可也前云至鄙吟如瓦礫如蛙鳴何聲調之  
有倘遺之貴邦則遺臭於萬里者也歟吾丈亦海邊  
逐臭之人耶非耶乞幸聽焉

復

權敬

貴語如美璧古人云小人懷璧而越鄉不佞亦願懷  
璧而歸未知如何

啓

大拙

不佞之藁亦借示惟祈校合吾丈之文次詰且馳僕  
以可返呈原亮

復

菊軒

願借之意已多之尊公何可持去啓行當在明明一  
日之考校亦云幸矣留之幸甚

再句

大拙

千條萬緒只還一詩卷來吾丈教之傳播於費邦  
匪啻不佞而已足下復豈能不耻哉

勸編續集



復

菊軒

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况古人云白頭如新傾蓋如舊尊公何謙遜之至此耶

答

大拙

然則旣喪國使之履醬瓿日昃涂脩嗟丈夫匪無淚徒歛恨耳春風一日遙問迭答此外又何言歌曰美人蓮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相思長可歌而已吾丈亦當思臨緒於邑千萬自愛千萬珍吝

復

菊軒

人生一會亦有天數况終日論文吐盡肝膽者乎

別丰容再逢無期他日相思只有九萬長夫一片明月而已悵然之懷不佞與先生何異哉明日又以片札相投則是明日又見先生之面也臨楮悵悵不一

以下翌日贈答

詩學教授菊軒文伯文席石川文山頓首啟昨日獲接芝肩鰲竹雀躍大慰渴咏竹素之遊詩酒之會其臭如蘭豈可忘乎顧念風來恍然如夢覺空以如吾丈德蔭內茂才華外光詞艷屈宋文鞭班馬



高邁浩翰十倍曹丕可謂風流之儒雅也金薤琳琅  
之賜足以爲閑居之鼓吹也孰敢不忻羨哉嗟北極  
羈羽南溟沉鱗無緣會遇願言之思可夢中命駕而  
已使人有美人兮天方之嘆便鴻有羽幸附德音白  
柿千枚聊效芹意菲儀赧然叱入莞存悵戀之裏臨  
楮惋結海路春寒若時保鍊區區曼乙什貨不又

端月十有九日

昨日即吟改易二字  
留之几案還兼篇來

謹復石川左近衛大拙先生共案下  
昨枉清眇穩承警咳景幸曷喻卽者華帖又至披讀

再三悅若更接芳字乎不能釋也第恨嚴程有限邦  
域殊界瞻望高軒黯然之懷更添十分惠遺清詩律  
逼盛唐韻賡木雅真千載希聲也今將卷還不啻如  
掌珠之墜于淵也雖欲留之亦恐變化於風雷失人  
間之大寶也不佞茲構一律更塵清案倘冀一晒春  
還海驛寒梅初動別恨悠悠與水俱深唯願吟况珍  
齋不宣  
惠來珍菓依受感幸感幸  
筆法八枝玄扇二拖汗呈

丁丑元月下浣

今外題大拙翁詩卷  
朝鮮學士權菊軒



宋詩草木識威名

今代騷壇將唯公獨擅名詩成八义手目短五言城  
態度春雲麗清和廟瑟鳴何當文學飲重見掣長鯨  
盛承權學士菊軒詩伯題予小詩卷光論之末以充  
東西遊宦客草木識才名別我出京洛送君歌渭城  
國中依智貴海外以詩鳴萬里飛文鷁榮旋著錦鯨  
寅奉依使之還捐貺唱并草聖八幅黃扇二握珍  
惠之厚各領雅意感刻是荷謝私曷勝拙和一章迺

列仙傳言生不第思  
仙中吳彩書取鐘  
自不賤彩書曰我為  
字孫伯唐韻運筆如  
飛日售千本蓋又為之

效祖送幸加點竄昨自西句余之薰書許借惟祈匪  
無彩鸞騰寫之手泚筆竭耳匆匆不乙  
復  
菊軒  
續擊佳什莊誦數回無以仰喻行色忽忽不得更奉  
芝字悵悵不盡惟願珍重千萬時因風便幸惠德音  
五月中位服京就說于本國表余為始其木維林而  
夫時半官黃采之墨本博而赴於東苑燕聖於下  
木夫對野官於於與臨木夫獻外官金世獻單作本  
實亦十三年丙子十一月陳報國賞燭三官對與初

新編續集續集



筆談跋

寬永十三年丙子十一月朝鮮國貢獻三官使通政  
大夫修撰官任統通訓大夫編修官金世廉通訓太  
夫記洋官黃床之屬來朝而往於東武臻翌歲丁丑  
正月中旬還京師館于本國寺余為試其才識行而  
謁候焉其徒有中直大夫詩學教授權學士者出而  
與余臆對矣展禮座定互依毫素以通情思學士怡  
然操筆詞鋒如飛辨論如流丁真永草歐瀾蘇湖不  
多讓矣可謂希世之達才也曩之信使到東都時羅  
浮氏以書詰問三韓之風俗六經之難處彼以國法

任統字子靜金世廉字  
道原黃床字子由

不敢答焉故余此行也不設難問童記取會次之風  
槩以為文戰之徵矣耳木投瓊報亡慮四十篇為好  
事者裝裱卷軸藏諸詩仙堂之芸巢後之覽者可為  
笑談之一助戊寅仲夏望日參陽隱夫石川丈山跋

新編覆醬續集卷之十六終







